



老师王兵，是上海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员。她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自己要求很严格，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做老年人来授课，而是教他们用科学的方法练习发声。“忘我学习的时候，我会忘记他们是老年人。”

Moa 分享了自己蹭课的感受，仿佛提前体验了一下退休的感觉，年龄心情、经济实力又没达到退休状态。但在老年人身上，她的心境历经了一个“反向治愈”的过程。辞职创业后，Moa 每月没有了工资的定时进账，经历了很长一段焦虑期。焦虑下个月如何过活，焦虑即将到来的 35 岁年龄，当然还包括职场焦虑、创业焦虑、婚恋焦虑。

进入老年大学后，Moa 看到了不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，有的是沉浸在学习中的“学霸”，有的是带孙辈之余插空上课，有的则是“学院派”一路考级逆袭。

“看老人怎么玩，体验老人怎么玩，和老人一起玩，这种跨年龄

层次的生活方式会日渐显化。”姚华松说，从文化多元性角度来看，传统群体活动特征可能会被改变。

但也要看到，在中老年消费业态中给年轻人“加席”，归根结底还是一种“非常态”，无法完全承载和对接他们的现实需求。比如，对老年大学来说，就存在着名额有限、感兴趣的年轻人只能视情况“加塞”的问题。对此，进一步盘活社区、周边学校、当地的学术资源等，提供更多普惠性选择，是个值得尝试的思路。

比如，能否利用好社区图书馆等公共空间，联合当地美术、摄影协会等，开展平价培训班？在保障大学基本教学秩序下，能否探索一些面向社会的线上线下通识课，这也是打破知识壁垒、营造学习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当年轻人追求高性价比的消费需求被更多“看见”后，自然不必全都涌进中老年领域“蹭”资源了。

对于“蹭老式消费”，也无需

上图：叔叔阿姨在老年大学里焕发出青春活力。

过度担忧“年轻人是否挤占了老年人的资源”，老少两种需求都应当被看到、被关注。事实上，很多助老食堂正是因为年轻人的涌入而“破圈”，通过在用餐价格、时间乃至丰富菜品等方面的精细化服务，缓解了经营压力，实现了良性持续运转。

Moa 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“老年”这一特质，仅仅是表象。慢节奏，轻松快适，惬意自在，剥离了“老年”之后，这些关键词似乎才是年轻人上头的核心。人生忽如寄。汪曾祺先生在《慢煮生活》中说：活着，就还得做一点事。我们有过各种创仿，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。

老年大学对于年轻人，更像一个“临时桃花源”，或者“状态调节站”。那些传统观念中五六十岁时才能做的事，年轻人也想在二三十岁时做。在同龄人掰着指数退休日期的时候，有人已经提前拥抱了心态和兴趣爱好上的退休生活。这样的慢生活，恰恰是他们想要的“即时满足”。

Moa 说，妈妈退休后接到到了一个 offer（入职通知书），对方邀请她做零售商店的管理层，重返职场的“老 baby 们”焕发出新的职业光芒。Moa 甚至有一个无厘头的想法，“如果年轻人 60 岁再就业，不仅解决了养老问题，还一定程度上，解决了 35 岁的各种焦虑，防止内耗，融合自治”。

Moa 很喜欢讲脱口秀的李雪琴讲起的“塑料袋理论”，人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像是一个塑料袋，攒塑料袋也是 Moa 正在做的事情，虽然看似无用，但未来谁又能预料呢？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会派上用场。[E]